

该书一页只印三行字，有大量留白处理，充分释放字、词、句本身的能量，使之自由自在。上榜辞称：“心开意适，三行成诗，记述细微的人事，倾听微弱的声音，即便是关于词语、自我与世界之关系的深沉思索，也低语徘徊、轻声争辩。凝视生活的瞬间，辨析内心的响动，张新颖以他的敏锐、体恤、想象和思力，发现渺小事物的光泽，也守护了语言的尊严。”

但时间倒退回1985年秋天的一个晚上：大一新生小张走进学生活动中心的一个房间，人已经聚集了很多，灯光忽然一暗，又忽然大亮，复旦诗社的活动正式开始。诗，关于诗的理念，主张，辩论……灯光下那些年轻的脸，泛着特别的光芒，激动的情绪混合着不羁的才华，满屋子横冲直撞。“我好像是要躲避这些才华和热情，活动还在高潮迭起，就悄悄退了出去。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，我认定自己不是做诗人的料。沮丧吗？多少有点，但远远谈不上严重。那个年纪，会以为人生的可能性选项多到数不过来，这只不过是纸上划掉其中的一项

而已。”

诗歌风行的年代，校园里弥漫着特有的兴奋和抒情气氛，张新颖置身其中，却仿佛又绕开了。他不写诗。更准确一点说，偶尔写，写得不好，也不怎么当回事。例外的是，用心做了一个“实验”：写了一组“读书笔记”，形式却是诗。

这种含混的写作从1988年持续到1995年，可见兴致和轻微的沉迷。张新颖以为，随着青春时代的结束，此般“自娱”大概会渐渐消失。不料，40多岁的时候，2011年，忽然又写出一组《“剪辑”成诗：沈从文的这些时刻》来——“我要把这些时刻从时间的慢慢洪流中挑出来，我要让这些时刻从经验的纷繁芜杂中跳出来，诗是一种形式，更是一种力量。”“写这组诗当然与我的沈从文研究有关，但私心里，并不情愿把它看成研究的‘副产品’。”

教书的头两年，张新颖编选了一本《中国新诗：1916—2000》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），20年了，这本书还在印行。“当时做这个工作，直接的目的是为了上课的学生方便，我开了一门‘中国新诗’的课嘛。

看着用了多年的杯子从桌上滚下，碎了一地，**刹那工夫，张新颖“心理上却经历了急剧的变化”。**

每次面对新一级的学生，我总是这样开口：你选这个课，要想想它和你有什么关系。特别是，如果你不写诗，将来也不做新诗研究——绝大部分人是这样的吧，你和它可能形成什么关系？”

这样说了十年之后，张新颖发现，自己不能再用“如果你不写诗”作开场了。2011年的某天，他在办公室写毛笔字，裁纸时不慎碰倒了杯子。看着用了多年的杯子从桌上滚下，碎了一地，刹那工夫，张新颖“心理上却经历了急剧的变化”：

“紧张地盯着它，仿佛要用眼神阻止它跌落；等到碎裂的声音响起，倒是松了一口气。我把这个心理过程用毛笔写下来；又想，杯子是个器皿，盛水或牛奶或酒，也有别样的‘杯子’，盛的是事业、感情、身份或者其他种种，这样的器皿，也可能会碰倒、碎裂。那么，我顺手涂出来的句子，似乎多少有点意思。就又在电脑上重写一遍，短短地，叫它《杯子》。”

之后，在各种各样事务的间隙，不那么经常地，会有什么感受和想法，促使张新颖拿起手边的铅笔、

教书的头两年，张新颖编选了一本《中国新诗：1916—2000》。



《在词语中间》。



《独处时与世界交流的方式》。



《三行集》。

